菊池寬與他創設的文學獎「芥川」、「直木」及其他

文——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
圖——菊池寬記念館

在日本一百五十多種大小規模不等的文學獎項中，有好幾項是由作家菊池寬（1888－1948）創設——1935年，他設立了獎勵純文學新秀的「芥川賞」和鼓勵大眾文學新進作家的「直木賞」；1939年，又為提升文學、電影等文化發展而增設「菊池寬賞」。如今，七、八十年過去，在當前眾人皆曰「文學靈光消逝」或「文學市場衰微」的年代，這幾塊文學獎的招牌依舊灼然閃亮，擔負著為作家們導航定位、確保其一路往「名利雙收」的康莊大道走去的任務。

拜臺、日之間複雜的歷史淵源和密切的文化交流之賜，許多日本文學作品及文學大家，多為臺灣讀者所熟知；即使如此，「芥川賞」、「直木賞」的光環，仍然具有加分的作用，是許多翻譯出版品文宣上必不可少的註記，用以增添作家和作品在讀者心目中的分量。例如曾獲頒「芥川賞」的井上靖、安部公房、松本清張、遠藤周作、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宮本輝、柳美里、吉田修一；又或者如「直木賞」得主山崎豐子、司馬遼太郎、向田邦子、高村薰、石田衣良、角田光代、宮部美幸、東野圭吾……。更不要說直到今天，我們多半是透過「直木賞」的聲名，來重新認識或發現臺灣作家邱永漢、陳舜臣、東山彰良等人。

有趣的是，耳熟能詳於「芥川賞」、「直木賞」的同時，對其創辦者——身兼小說家、劇作家和記者身分的菊池寬，我們似乎並不太熟。

以「流行作家」自喻的新文學旗手

出生於日本香川縣高松市、京都大學英文科畢業的菊池寬，在日本文壇有著「文豪級」的地位。1914年開始在極具影響力的文藝雜誌《新思潮》發表作品，起初並未獲得太大回響；後來在芥川龍之介等人的鼓吹下，參與編刊《新思潮》第三和第四期。大學畢業後，首先進入《時事新報》擔任記者；1918年發表短篇小說〈無名作家日記〉、〈忠直卿行狀記〉，被稱許為「主題明確，表現率直」，逐漸在文壇佔有一席之地；1920年連載於《大阪每日新聞》和《東京日日新聞》的〈珍珠夫人〉，更是膾炙人口，使其穩居日本通俗文學的寶座。菊池寬一向標榜「生活第一，文學第二」，他不在意被貼上「大眾文學作家」的標籤，甚至以「流行作家」自喻。

由於厭煩迎合出版商和編輯的喜好，1923年，菊池寬標舉「我要寫我自己的話」，成立了「文藝春秋社」，並創辦同名雜誌《文藝春秋》月刊，以

「入世」的精神提倡新文學，鼓勵作家放筆書寫心中所想，因而被視為新文學的一大旗手。雜誌在戰爭期間曾一度停刊，戰爭結束後，菊池寬因為曾經支持軍國主義的言論而無法繼續主持該社，遂由小說家佐佐木茂榮出任第二任社長，這才使得《文藝春秋》順利復刊。雖然有這段略為曲折的歷史，不過《文藝春秋》始終是日本最長壽且文學性較高的綜合性刊物，廣受各界歡迎，「文藝春秋社」亦隨著雜誌的壯大而成為知名出版社，對日本文化做出極大貢獻。除此之外，菊池寬在1926年又籌組了「日本文藝家協會」並出任會長，還陸續擔任「大映電影公司」社長、東京市議會議員、文化學院文學部長、日本文學報國會創立總會議長……，凡此種種，皆可說是他致力提升日本文學地位的努力，亦展現出其在文學創作天分之外，企業經營的才華。

當然，菊池寬最為人所稱道的創舉，就是「芥川賞」和「直木賞」的設立。

為了不忘卻的紀念

芥川龍之介（1892－1927）和直木三十五（1891－1934）是菊池寬就讀第一高中時期認識的好友，兩人皆比菊池寬年少，卻都英年早逝。芥川龍之介原名芥川龍之助，曾師事夏目漱石，在其提攜下以明星之姿躍進日本文壇，寫出《羅生門》、《河童》、《地獄變》等名著。然其一生疾病纏身，長期為精神衰弱所苦，35歲時以自殺結束生命。至於本名植村宗一的直木三十五，31歲時開始使用「直木三十一」的名號發表作品，之後逐年依歲數增加數字，直到35歲始確定以「直木三十五」為筆名。他的文學生涯沒有芥川龍之介來得閃耀，落魄多年，直到菊池寬發行《文藝春秋》，才擁有較穩定的發表園地。1928年以〈由比根元大殺記〉奠定文壇地位，發表在《大阪每日新聞》的〈南國太平記〉更是大受讀者歡迎，這兩部作品不僅使他聲名大噪，也確立其推動「大眾文學」的重要角色。43歲時卻因脊椎病變引發結核性腦膜炎去世。

兩位摯友的離世，讓菊池寬「深感身邊一片荒涼」，遂興起了以好友之名創辦文學獎的念頭：

> 為了紀念直木，想在社裡制定一個直木獎金，頒給大眾文藝的新進作家。與此同時，還想制定芥川獎金，頒給純文藝的新進作家。與其說意在用這獎金紀念亡友，或許不如說是利用亡友的名字，使失去芥川、直木的雜誌得以繁榮。

菊池寬記念館入口處。

菊池寬記念館「期待と激励を残して」展區，以展示、影像述說芥川賞、直木賞、菊池寬賞等的全貌，其中並展出芥川賞．直木賞得獎作品的簽名書。

由此可知，菊池寬此舉不僅是為了紀念與好友的珍貴情誼，更含有藉此壯大《文藝春秋》聲勢、促進文壇發展、培養文學新生代、提高作家社會和經濟地位的多方考量。「芥川賞」關注的是作品是否具有前瞻性和未來性，能為「純文學」領域帶來新氣象；「直木賞」則聚焦於大眾化的「通俗文學」，重視作品的「故事性」，這自然是根據兩位作家的風格趨向而訂定的標準。不過，誠如多位論者所言，文類的界限其實並不如我們想像中那般涇渭分明，有時甚至不是作家本人可以決定的，一切端視評審的判斷；因此以社會推理小說享譽文壇的松本清張獲頒「芥川賞」，而曾經三度候選芥川賞的山田詠美最後卻成為「直木賞」得主，也就不那麼令人驚訝了。

菊池寬曾經表示，為了讓文學品味潮流能夠有所翻新，文學獎的評審委員應該經常更換，最好是從得主當中選聘適當人選。雖然此一主張最後並未被徹底實踐，但歷屆評審均由知名作家組成，倒是的確成為固定模式。以第一屆芥川賞為例，除了菊池寬之外，評審另有川端康成、佐藤春夫、谷崎潤一郎、橫光利一等名家；至於直木賞則是由大佛次郎、久米正雄、佐佐木茂榮、吉川英治等人擔任評審；經過嚴格的審查討論，最後選出得主石川達三（芥川賞）和川口松太郎（直木賞）。對於當時的日本文壇而言，這或許不過是一間出版社為了打知名度、增加曝光率的噱頭而已，故而起初並未受到太大矚目；隨著時日累積，媒體的報導篇幅增加了，特別是1956年芥川賞得主石原慎太郎的〈太陽的季節〉，被佐藤春夫斥之為「最低級的文藝」而成為熱門新聞之後，引發了社會關注的效應，進而逐漸發展為日本最重要的文學獎。

文學、棒球、電影與菊池寬

〈太陽的季節〉由於大膽描述青少年的性愛與暴力，以煽情和血腥的內容與文字，引發日本大眾的道德論爭，還掀起了「太陽族」一詞在年輕世代間的流行風潮。這一樁由文學活動演變成社會議題的事件，固然哄抬了「芥川賞」的地位，但是對同一年以〈香港〉獲得直木賞的邱永漢來說，身為首位獲此殊榮的非日籍作家，值此人生中最光榮的時刻，卻被石原及其作品搶盡風頭，致使名聲相形黯然，可謂是命運的弔詭。

雖然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太陽」掩蓋了邱永漢的直木賞光芒，但在邱永漢之後，

依然有出身臺灣的陳舜臣、東山彰良相繼得到直木賞，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或許也是創辦者菊池寬與臺灣的緣分。而事實上，早在文學獎之前，菊池寬就因1931年嘉農棒球隊與中京商業學校在甲子園進行的那場全國中學棒球決賽而與臺灣有所連結，他在觀賽第二天的《大阪朝日新聞》上發表心得，以這樣的文字盛讚嘉農的精神戰力：

> 我完完全全變成嘉義農林的袒護者了，日本人、台灣人、高砂族，他們那不同人種卻為同樣目標奮戰的英姿，讓我感動落淚。

這段情節後來也出現在魏德聖執導的電影《KANO》中，小市慢太郎飾演的小池所說「一球入魂」之語，正是當年菊池寬心情的濃縮。而由《KANO》回溯，魏德聖以第一部劇情長片《海角七號》打響名聲，此作也深深感動了日本作家吉田修一；2002年以《公園生活》獲得芥川賞的吉田表示，如果沒有《海角七號》，他就不會寫出跨越臺日三個世代、延續60年情誼的長篇小說《路》，而這部作品在日本正是由菊池寬創辦的「文藝春秋社」出版。

誠如作家米果所說：「不知道在天堂的菊池寬先生，會不會對這段巧妙的緣分，感覺窩心。」

【參考資料】
- 李長聲，〈菊池寬與文學獎〉，《吉川英治與吉本芭娜娜之間》，臺北：大塊文化，2008年2月，頁156-165。
- 米果，〈專訪KANO電影監製魏德聖（下篇）：讓真正的球員，打進甲子園……〉，獨立評論@天下，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7/article/715
- 林景淵，〈八十年來的芥川獎和直木獎〉，https://read01.com/L578d.html
- 林景淵，〈直木獎如何產生巨大影響力〉，https://read01.com/k5NjN.html

名家說獎——他／她們讀《香港》、《青玉獅子香爐》、《流》

譯者——張志樺　　整理——趙慶華

從1955至2015，六十年間，出身背景不同、書寫題材亦各自有所專擅的邱永漢、陳舜臣和東山彰良，相繼得到日本文壇肯定，奪得「直木賞」殊榮。他們是以何種獨特的文學風格吸引評審的目光，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本期專題特別翻譯並整理歷屆評審對這幾部作品的評語和意見，以饗讀者。從其中，不難發現，一部作品要獲得所有評審一致的讚賞和肯定，著實並不容易，有褒有貶，或許更接近文學存在的真實樣態。

第34回直木賞

時間：1955年下半期
得主：邱永漢
作品：《香港》
（同期獲獎：新田次郎，《強力傳》）

永井龍男：比起前次入選的《濁水溪》，作者有長足的進步。
快速讀了一下就覺得好幾個地方很不錯，一直到看完都深受這部優秀作品的吸引。

大佛次郎：充滿了在日本小說中不會有的粗線條的人，十分有趣。

讓人感受到島國國民、半島人民所沒有的奔放氣質，對今後的作品相當期待。

川口松太郎：重要關鍵的東西寫得不夠完全，省略了應該要深入探討的部分，卻在沒有意義的地方耗費很多功夫。
身為一個職業作家如果要成為直木賞得獎作家的話，要再多努力一些。

井伏鱒二：果然很搶眼，題材很有趣，和《濁水溪》相比有很大的進步。

村上元三：雖然我自己自顧自地猜想是因為上次沒有得獎者，所以這次提名兩位。但不論是哪一位，作為直木賞作家都當之無愧。

吉川英治：雖然作者擁有一枝生花妙筆，但是我並不買帳。
實際上明明沒有苦悶，卻裝作苦悶，如此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手法豈不是讓作品變得膚淺了嗎？

木々高太郎：邱永漢的《香港》和新田次郎的《強力傳》是我的第二名。

第60回直木賞

時間：1968年下半期
得主：陳舜臣
作品：《青玉獅子香爐》
（同期獲獎：早乙女貢，〈僑人の檻〉）

川口松太郎：我投給陳舜臣的《青玉獅子香爐》。
作為一位寫出許多傑出作品的作家，可以說是已經自成一家了……，是具有獲得直木賞的當然實力者。
（這部得獎作品）可以感受到作家的組織能力，讀完之後給人十分震撼的感覺。可惜的是比起前半部細膩的描寫，最後反轉的部分顯得有些草率，需要再好好加以修飾。

石坂洋次郎：雖是優秀的作品，但是同源對香爐有如附神般的執著，有著那麼一點必然性不夠充足的感覺。
但是就正面來說，的確是部讓讀者折服的佳作。

源氏鶏太：（這兩部得獎作品）是很棒的兩部作品，我是非常贊同的。
一直抱持著極高的興趣在閱讀。十足經驗老道的感覺。如果要雞蛋裡挑骨頭的話，就是讀完後會讓人有這個主題沒有太新奇的感覺。

今日出海：具有文采、奇特的構思以及周密的調查，作為直木賞作家是充分具有資格的人。
這次的《青玉獅子香爐》或許不能說是陳氏最好的作品，但是我推薦它為直木賞得獎作品是無愧於心的。

中山義秀：能夠感受到長年所累積的經驗。
有所執著，因此焦點能夠被集中，成品非常的好。

大佛次郎：在紛紛擾擾的政治變動之中，人們不斷顛沛流離的樣貌很精彩，而他們也充分利用了這個持續變動的時代。這個人擁有日本作家很難有的奔放和大氣的風格。

海音寺潮五郎：就這位作者的作品而言，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了。
是個文筆十分有力道的人，這部作品也是相當有水準。因此建議這兩個人獲獎。（和早乙女的作品）

村上元三：與寫作題材相較起來，作品中的人物關係以及素英對獅子香爐的執念這部分感覺是比較薄弱的，我也買了同位作者的《鴉片戰爭》這部作品，當然，在這裡我認為他是位獲得直木賞也沒問題的作家。

柴田錬三郎：（對於陳氏與早乙女氏兩位的得獎）是早在選考委員會之前，我就已經預想到了。
已經是具備充分實力的作家，對今後的作品也會十分關注。
（獲獎的兩部作品）充滿活力，從對立的立場來描寫有著異常執念的中國人的樣貌，是其成功之處。

松本清張：得獎的作品並不是陳氏的作品中特別優秀的作品。
從題材上來說，由於是陳氏得心應手的題材，因此就陳氏而言，可說是在水準之上的好作品。如此看來得獎之後也一定會相當活躍。

水上勉：不能說是此人竭盡全力所寫出的作品，但這是篇好的短篇小說。

這個人寫過《鴉片戰爭》這部大作。
好幾次都是候選，每次都是只差一點點與得獎擦肩而過。對於這次的獲獎，我完全沒有異議。

第153回直木賞
時間：2015年上半期
得主：東山彰良（王震緒）
作品：《流》

林真理子：是具有規模又相當周密的文章。對於少年時代那種誇張的幽默讓人無法自拔。已經很久沒有看到如此「正中紅心」的娛樂小說，由衷地感到開心。
獲獎得到了選考委員全員一致的通過。

伊集院靜：以前說故事是需要專門的說書人。憑藉著說書人巧妙講述方式，故事才能一直被傳承下去。《流》這部作品所透露出來的是熱切且豐富的聲音。時而尖叫，時而竊語，有時候儘管沉默，但作者的聲音總是迴盪在耳畔。
對日本人而言，這個曾經在歷史上與日本有著很大關連的國家，其故事能透過文學呈現出來，是令人相當高興的。

高村薰：華文圈的身體感覺和臺灣鮮明強烈的生活風景就如同浮現在眼前一般，讓我在閱讀小說的時候感受到了久違的幸福感。而之所以讓這段被甲午戰爭所翻弄的歷史和祖父被殺的家族事件等等的故事，不會顯得太陰暗悽慘、太沉重或是過於輕率，其原因就在於作者將主角設定成一位十七歲的少年，而這正是出於小說家的直覺，才能出現這樣的平衡感。

東野圭吾：兩位委員都讚不絕口，認為是自己參加選考以來最傑出的作品。
實在是一次很棒的閱讀經驗。這部以治安、秩序不穩定的地方來作為舞台的青春小說，是相當具有活力、破天荒且爽快的，讓人就像是乘坐在作品裡登場的火鳥上般，充滿急速奔馳的感覺。

北方謙三：近年來一部傑出的青春小說誕生了。
炎熱、食物的味道、水溝的腐臭、街道的塵埃從字裡行間直撲而來，在一片渾沌之中，青春的情感就像是一顆珍珠般被揀選了出來。這位年輕、才華洋溢的作家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是之後能不能寫出超越這次的作品。

桐野夏生：無可挑剔的有趣。
以臺灣的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壓抑和解放作為主題，雖然是陰暗的故事，但是藉由回想的手法來書寫，並且以豐富的細節描寫與幽默感，使這個原本很容易走向陰鬱風格的故事轉變成了黑色幽默。

宮城谷昌光：並非謹慎地遣詞用字，這種信手拈來，順其自然的大剌剌文風是很少見的。臺灣這樣的小國，其不斷承受著的不安始終以一股低音迴盪在整部小說之中，並且透過危險的事件，使讀者很自然而然地沉迷其中。讓我有一種全新的感受。

淺田次郎：（在候選的作品之中）脫穎而出。文章既具有氣勢，也看得出作者相當享受於書寫這件事，整部小說充滿了躍動感。
如此堆疊細節的話，難道不會威脅到故事主軸而導致寫偏嗎？當這樣想的時候，總是可以完美地回到主題。而之所以能夠這樣，是因為作者冷靜地掌握了整部長篇小說全貌的關係吧。

宮部美幸：栩栩如生的表現力、剛勁的文字、結實強健的故事、掌握了（人生、青春、家族的滑稽與悲慘），並且在整部作品中充滿了幽默、完全是卓越出眾的傑作。
「然而，不流血的話，究竟可以證明什麼呢？」這可以說是和前一部作品《黑色騎士》共通的主題，也可以說是東山彰良作為一位作家的中心思考吧。

本文翻譯資料來源
・直木賞主題網站：http://prizesworld.com/naoki/
得獎作家
・邱永漢：http://prizesworld.com/naoki/jugun/jugun34KE.htm
・陳舜臣：http://prizesworld.com/naoki/jugun/jugun60CS.htm
・東山彰良：http://prizesworld.com/naoki/jugun/jugun153HA.htm